

梁启超著

中国历史研究法

名誉主编 王元化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 征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中国历史研究法

梁启超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：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 址：www.sbcm.com

经售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1 字数 113,000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7-5321-1770-7/I·1434 定价：8.00元

目 录

近代史学转型期的一部名著	陈引驰
自序	9
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	1
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	9
第三章 史之改造	34
第四章 说史料	45
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	77
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	120
附 编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	152
附 录 梁启超简传	吴 杰

第一章 史之意义及其范围

史者何？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，校其总成绩，求得其因果关系，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。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，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，则曰中国史。

今宜将此定义分析说明：

一 活动之体相。人类为生存而活动，亦为活动而生存。活动休止，则人道或几乎息矣。凡活动，以能活动者为体，以所活动者为相。史也者，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，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。是故非活动的事项，例如天象、地形等属于自然界现象者，皆非史的范围。反之，凡活动的事项，人类情感、理智、意志所产生者，皆活动之相，即皆史的范围也。此所谓相者，复可细分为二：一曰活动之产品，二曰活动之情态。产品者，活动之过去相，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。情态者，活动之现在相，结果之所从出也。产品者，譬犹海中生物，经无数个体

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生一珊瑚岛，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，而今则既僵矣，情态不复可得见。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，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，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，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。

二 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。不曰“人”之活动，而曰“人类社会”之活动者，一个人或一般人之食息、生殖、争斗、忆念、谈话等等不得谓非活动也，然未必皆为史迹。史迹也者，无论为一个人独力所造，或一般人协力所造，要之必以社会为范围，必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，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，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。质言之，则史也者，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，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。复次，言活动而必申之以“赓续”者，个人之生命极短，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，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，隐然若悬一目的以为指归。此目的地辽远无垠，一时代之人之所进行，譬犹涉涂万里者之仅跬一步耳。于是前代之人恒以其未完之业遗诸后代，后代袭其遗产而继长增高焉。如是递遗递袭，积数千年、数万年，虽到达尚邈无其期，要之与目的地之距离必日近一日。含生之所以进化，循斯轨也。史也者，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。准此以谈，则凡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，在时际含偶现性、断灭性者，皆非史的范围。其在空际有周遍性，在时际有连续性者，乃史的范围也。

三 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。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，不待言也。然成绩云者，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，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。质言之，即算总帐

也。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，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，烈风过而林木摧。历史上大圣哲、大英雄之出现，大战争、大革命之经过，是其类也。亦有微细而难见者，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，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，虽聪察者犹不之觉，然其所演生之迹，乃不可磨灭。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、共同习惯，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，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，是其类也。吾所谓总成绩者，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。夫成绩者，今所现之果也，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。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，以孕产将来之果。因果相续，如环无端。必寻出其因果关系，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。然因果关系至复赜而难理，一果或出数因，一因或产数果，或潜伏而易代乃显，或反动而别证始明，故史家以为难焉。

四 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。凡作一书，必先问吾书将以供何等人之读，然后其书乃如隰之有畔，不致泛滥失归，且能针对读者以发生相当之效果。例如《资治通鉴》，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，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，非彼所需，则从阙。此诚绝好之“皇帝教科书”，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。今日之史，其读者为何许人耶？既以民治主义立国，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，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，然后史之需求生焉。质言之，今日所需之史，则“国民资治通鉴”或“人类资治通鉴”而已。史家目的，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，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，睹遗产之丰厚，则欢喜而自壮；

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，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；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，则知耻知惧；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。夫如此，然后能将历史纳入现在生活界，使生密切之联锁。夫如此，则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，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，昭昭然也。

今人韦尔思有言：“距今二百年前，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。”^①夫中外古今书籍之以史名者亦多矣，何以谓竟无一史？则今世之史的观念有以异于古所云也。我国二千年来史学，视他国为独昌。虽然，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。彼时所需要之史，与今不同。彼时学问未分科，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，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，积年愈久，为书愈多，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。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，正所谓“披沙拣金，往往见宝”。离沙无金，固也。然数斗之沙，得金一颗，为事既已甚劳，况拣金之术，非尽人而能，苟误其涂，则取沙弃金，在所不免。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，乃正类是。吾昔在友家见一八岁学童，其父面试以元、明两代帝王世次及在位年数，童对客俚数，一无漏讹。倘此童而以他朝同一之事项质客（我）者，客惟有忸怩结舌而已。吾既叹异此童之慧敏，转念以如此慧敏之脑而役以此等一无价值之劳动，其冤酷乃真无极也。不宁惟是，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，故目的偏重政治，而政治又偏重中枢，遂致吾侪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。试举其例：如巴、蜀、滇、黔诸地，自古本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未被，其次第同化之迹，治史者所亟欲闻也。而古代

史上有两大役，实兹事之关键。其在巴、蜀方面，为战国时秦司马错之定蜀。其在滇、黔方面，为三国时蜀诸葛亮之平蛮。然而《史记》之叙述前事，仅得十一字。《三国志》之叙述后事，仅得六十四字^②。其简略不太甚耶？又如隋唐间佛教发达，其结果令全国思想界及社会情状生一大变化，此共见之事实也。然而遍读《隋书》、新旧《唐书》，此种印象竟丝毫不能印入吾脑也。如元、明间杂剧小说为我文学界辟一新纪元，亦共见之事实也。然而遍读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，此间消息乃竟未透漏一二也。又如汉之攘匈奴，唐之征突厥，皆间接予西方史迹以莫大之影响；明时欧人之“航海觅地热”，其影响之及于我者亦至巨：此参稽彼我年代事实而可见者。然而遍读汉、唐、明诸史，其能导吾以入于此种智识之涂径者乃甚稀也。由此观之，彼旧史者，一方面因范围太滥，卷帙浩繁，使一般学子望洋而叹；一方面又因范围太狭，事实阙略，不能予吾侪以圆满的印象。是故今日而欲得一理想的中国史以供现代中国人之资鉴者，非经新史家一番努力焉不可也。

今欲成一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，其重要项目，例如：

中华民族是否中国之原住民，抑移住民？

中华民族由几许民族混合而成？其混合醇化之迹何如？

中华民族最初之活动，以中国何部分之地为本据？何时时代发展至某部分，何时时代又发展至某部分？最近是否仍进行发展，抑已停顿？

外来蛮族，例如匈奴、突厥等，其与我共争此土者凡几？其来历何如？其纷争结果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？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？

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，例如印度、欧洲等，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？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？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？

中华民族之政治组织，分治、合治交迭推移之迹何如？

统治异民族及被统治于异民族，其成败之迹何如？

阶级制度，贵族、平民、奴隶之别何时发生，何时消灭？其影响于政治者何如？

国内各种团体，例如家族团体、地方团体、宗教团体、职业团体等，其盛衰兴废何如？影响于政治者何如？

民治主义基础之有无？其久不发育之故安在？

法律因革损益之迹何如？其效力之及于社会者何如？

经济基件，衣食住等之状况自初民时代以迄今日，其进化之大势何如？

农工商业更迭代嬗以占经济之主位，其推移之迹何如？

经济制度，例如货币之使用，所有权之保护，救济政策之施行等等，其变迁何如？其影响于经济状况者何如？

人口增殖移转之状况何如？影响于经济者何如？

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？

中国语言文字之特质何在？其变迁何如？其影响于文化者何如？

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？其各时代思潮蜕变之迹何如？

宗教信仰之情状及其变迁何如？

文化之继承及传播,其所用教育方式何如?其变迁及得失何如?

哲学、文学、美术、音乐、工艺、科学等,各时代进展之迹何如?其价值何如?

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?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?

上所论列不过略举纲领,未云详尽也。要之,现代之史必注目于此等事项,校其总成绩以求其因果,然后史之为物乃与吾侪之生活不生距离,而读史者乃能亲切而有味。举要言之,则中国史之主的如下:

第一,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,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。

第二,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,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?其所产结果何如?

第三,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,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?

第四,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,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。遵斯轨也,庶可语于史矣。

〔注释〕

① 看英人韦尔思 H.G. Wells 所著《史纲》(Outline of History)初版第二四七页。

② 《史记》叙秦定蜀事,仅《秦本纪》中有“六年,蜀侯恽反,司马错定之”十一字。《三国志》叙蜀平蛮事,仅《后主传》中有“三年春三

月，丞相亮南征四郡，四郡皆平，改益州郡为建宁郡，分建宁、永昌郡为云南郡，又分建宁、牂牁为兴古郡”凡四十四字。又《诸葛亮传》中有“三年春，亮率众南征，其秋悉平，军资所出，国以富饶”凡二十字。此两役可谓史上极重要之事实，然正史所纪乃简略至此，使非有《战国策》、《华阳国志》等稍补其阙，则此西南微两片大地何以能与中原民族发生关系，吾侪将懵无所知矣。

第二章 过去之中国史学界

人类曷为而有史耶？曷为惟人类为能有史耶？人类又曷为而贵有史耶？人类所以优胜于其他生物者，以其富于记忆力与模仿性，常能贮藏其先世所遗传之智识与情感，成为一种“业力”，以作自己生活基础。而各人在世生活数十年中，一方面既承袭所遗传之智识情感，一方面又受同时之人之智识情感所熏染，一方面又自潜发其智识情感，于是复成为一种新业力以贻诸后来。如是展转递增，展转递蜕，而世运乃日进而无极。此中关键，则在先辈常以其所经验之事实及所推想之事理指导后辈，后辈则将其所受之指导应用于实际生活，而经验与推想皆次第扩充而增长。此种方法，在高等动物中已解用之。如犬、如猴……等等，常能以己之动作指导或暗示其幼儿，其幼儿亦不怠于记忆与模仿，此固与人类非大有异也。而人类所以优胜者，乃在记忆模仿之能继续。他种动物之指导暗示恒及身而止，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以传至第二、第三代，故第二、第三代之指

导暗示，亦无以加乎其旧。人类不然，先代所指导所暗示，常能以记诵或记录的形式传诸后代，历数百年数千年而不失坠。其所以能递增递蜕者皆恃此。此即史之所由起与史之所以为有用也。

最初之史乌乎起？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，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，或值佳辰令节，辄聚其子姓，三三五五围炉藉草，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，所演之武勇……等等，听者则娓娓忘倦，兴会飙举。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，则蟠踞于听众之脑中，湔拔不去，展转作谈料，历数代而未已，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。所谓“十口相传为古”也。史迹之起原，罔不由是。今世北欧诸优秀民族如日耳曼人、荷兰人、英人等，每当基督诞节，犹有家族团聚彻夜谈故事之俗，其近代名著如熙礼尔之诗、华克拿之剧，多取材于此等传说，此即初民演史之遗影也。

最初之史用何种体裁以记述耶？据吾侪所臆推，盖以诗歌。古代文字传写甚不便，或且并文字亦未完具，故其对于过去影事之保存，不恃记录而恃记诵。而最便于记诵者，则韵语也。试观老聃之谈道，孔子之赞《易》，乃至秦、汉间人所造之小学书，皆最喜用韵，彼其时文化程度已极高，犹且如此，古代抑可推矣。四《吠陀》中之一部分，印度最古之社会史宗教史也，皆用梵歌。此盖由人类文化渐进之后，其所受之传说日丰日贖，势难悉记，思用简便易诵之法以永其传。一方面则爱美的观念，日益发达，自然有长于文学之人，将传说之深入人心者播诸诗歌，以应社会之需，于是乎

有史诗。是故遼古传说,可谓为“不文的”之史,其“成文的”史则自史诗始。我国史之发展,殆亦不能外此公例。古诗或删或佚,不尽传于今日,但以今存之《诗经》三百篇论,其属于纯粹的史诗体裁者尚多篇。例如:

《玄鸟篇》: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。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汤,正域彼四方。……”

《长发篇》:“洪水芒芒,禹敷下土方。外大国是疆。……有娥方将,帝立子生商。……玄王桓拔,……率履不越。……相土烈烈,海外有截。……武王载旆。有虔秉钺。……韦顾既伐,昆吾夏桀。……”

●《殷武篇》:“挾彼殷武,奋伐荆楚,深入其阻。……昔有成汤,自彼氐羌,莫敢不来享,莫敢不来王。……”

《生民篇》:“厥初生民,时维姜嫄。……履帝武敏歆。……载震载夙,载生载育,时维后稷。……”

《公刘篇》:“笃公刘,匪居匪康。……乃裹糒粮,于橐于囊,……干戈戚扬,爰方启行。……笃公刘,于豳斯馆,涉渭为乱。取厉取锻,止基乃理。……”

《六月篇》:“六月栖栖,戎车既饬。……狁狁孔炽,我是用急。……狁狁匪茹,整居焦获。侵镐及方,至于泾阳,……薄伐狁狁,至于太原。文武吉甫,万邦为宪。”

此等诗篇,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。《玄鸟》、《生民》等述商周开国之迹,半杂神话。《殷武》、《六月》等铺叙武功,人地粲然。观其诗之内容,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。此等史诗,所述之事既饶兴趣,文章复极优美。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,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,而所谓“民族心”

者，遂于兹播殖焉。史之最大作用，盖已见端矣。

中国于各种学问中，惟史学为最发达。史学在世界各国中，惟中国为最发达（二百年前，可云如此）。其原因何在，吾未能断言。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，或亦其一因也。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，吾未深考。中国则起原确甚古，其在邃古，如黄帝之史仓颉、沮诵等，虽不必深信，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，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。吾侪又据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左传》诸书所称述，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，有大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等名目。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，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，莫不皆有^①。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，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，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，每遇疑难，咨以决焉^②。所以者何？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，而中国人尤甚，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，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。既职在记述，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，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^③。又古代官人以世，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。例如周任、史佚之徒，几于吐辞为经。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，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。汉魏以降，世官之制虽革，而史官之华贵不替。所谓“文学侍从之臣”，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。每当易姓之后，修前代之史，则更网罗一时学者，不遗余力，故得人往往称盛焉。三千年来史乘，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。虽不无流弊（说详下），然以专才任专职，习惯上、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。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，他国殆莫与京也。

古代史官所作史，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。晋代从汲

冢所得之《竹书纪年》，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。惜原书今复散佚，不能全睹其真面目。惟孔子所修《春秋》，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。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。《春秋》第一年云：

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。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。夏，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。秋，七月，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、仲子之赙。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。冬，十有二月，祭伯来。公子益师卒。

吾侪以今代的史眼读之，不能不大诧异。第一，其文句简短达于极点，每条最长者不过四十余字（如定四年云：“三月，公会刘子、晋侯、宋公、蔡侯、卫侯、陈子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顿子、胡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，齐国夏于召陵，侵楚。”）最短者乃仅一字（如隐八年云：“螟。”）。第二，一条纪一事，不相联属，绝类村店所用之流水帐簿。每年多则十数条，少则三四条（《竹书纪年》记夏、殷事，有数十年乃得一条者）。又绝无组织，任意断自某年，皆成起讫。第三，所记仅各国宫廷事，或宫廷间相互之关系，而于社会情形一无所及。第四，天灾地变等现象本非历史事项者，反一一注意详记。吾侪因此可推知当时之史的观念及史的范围，非惟与今日不同，即与秦汉后亦大有异。又可见当时之史，只能谓之簿录，不能谓之著述。虽然，世界上正式的年代史，恐不能不推我国史官所记为最古^①。《竹书纪年》起自夏禹，距今既四千年。即《春秋》为孔子断代之书，亦既当

西纪前七二二至四八一年,其时欧洲史迹有年可稽者尚绝稀也。此类之史,当春秋战国间,各国皆有。故孟子称“晋之《乘》,楚之《檮杌》,鲁之《春秋》”。墨子称“周之《春秋》,燕之《春秋》,宋之《春秋》”,又称“百国《春秋》”,则其时史书之多,略可概见。乃自秦火之后,荡然无存,司马迁著书时已无由资其参验^⑤。汲冢幸得硕果,旋又坏于宋后之窜乱^⑥。而孔子所修,又藉以寄其微言大义,只能作经读,不能作史读^⑦。于是二千年前烂若繁星之古史,竟无一完璧以传诸今日。吁!可伤也。

同时复有一种近于史类之书。其名曰“书”,或曰“志”,或曰“记”。今六经中之《尚书》即属此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谓:“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事为《春秋》,言为《尚书》。”此种严格的分类是否古代所有,虽属疑问,要之此类记载,必发源甚古。观春秋战国时人语常引《夏志》、《商志》、《周志》,或《周书》、《周记》等文,可知也。此等书盖录存古代策命告誓之原文,性质颇似档案,又似文选。但使非出杜撰,自应认为最可宝之史料。盖不惟篇中所记事实直接有关于史迹,即单词片语之格言,亦有时代思想之背景在其后也。此类书现存者有《尚书》二十八篇^⑧,其年代上起尧舜,下迄春秋之秦穆。然应否全部认为正当史料,尚属疑问。此外尚有《逸周书》若干篇,真赝参半^⑨,然其真之部分,吾侪应认为与《尚书》有同等之价值也。

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二体,皆可称为古代正史,然此外尚非无史籍焉。盖文字之用既日广,畴昔十口相传者,渐皆著诸竹帛,其种类非一。例如《左传》所称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